

悔廬文集卷下

目錄

已故國子監祭酒王熙二師附祀韓子祠序

毀家抒難記

忠烈合傳

先大夫行述

周啓方傳

義馬贊

辛亥旅行記

亦樂亭記

龍潭泛月賦

亡室黃宜人記略

附詩歌

戊申擬東遊留別餘慶官紳七律四首並序

答都勻高等小學祝詞六首

賀都勻高等小學開運動場祝詞七絕三首

都勻中學校慶祝正式 大總統受職歌一首

代都勻縣署擬慶祝聯一付

龍潭泛月七律二首

申寅元旦飲都勻縣署七律一首

悔廬文集卷下

獨山胡爲一舜隣甫著

已故國子監祭酒王熙二師附祀韓子祠序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月日、國子監全體師生、迎已故庚子殉難之前祭酒師王公懿、榮熙公、元木主、附祀韓退之先生祠內、禮也、何言乎禮、庚子之變、聯軍入京、兩宮西狩、禁門烽火、敵氛方張、於時私逃性命者、藉口隨駕者、供聯軍指使者、不一而足、而實懷忠義、從龍行在、守死殉節者、寥寥焉、二師總全國教育、爲多士楷模、獨抱君辱臣死之義、不肯偷生於一時、以表倫常於萬世、韓子闢佛老以期明道、二師臨大節而不奪志、非聖人之徒、其孰能語於斯、辛丑、兩宮回鑾、褒二師忠節、予諡賜祭葬如典禮、癸卯、南學同學、請於今祭酒王師、據二師以國子先生殉國難、視昌黎以國子先生諫佛骨、或謫或死、雖不同、而其有功聖道則一、宜請其主附祀韓子祠、以示不朽、王師爲請於朝、得旨照准、乃率全體師生、迎二師木主入韓子祠、是日國師王公掄、毓公隆、徐公世昌、世公榮、承公祜、暨六堂肄業生等、皆衣冠往、拜跪如禮、夫國家當變亂之秋、死者何止千百、爲賊焉而死、從賊焉而死、肇亂焉而死、開釁焉而死、彼剛毅趙舒翹毓賢輩、皆以國法賜死、人爭唾之、世

咸笑之、千秋萬世後、筆伐而口誅之、二師以兵權不屬之身、文學侍從之臣、一旦奮不顧身、從容就義、使文天祥謝枋得諸賢、不得專美於前、而偷生苟活、全軀保妻子者流、聞風知愧、固吾孔子所許其升堂入室者也、附祀昌黎、又奚慚哉、又奚慚哉、王師山左人、熙師旗籍人、國子監南學率性堂肄業生獨山胡爲一謹序、

毀家抒難記

清咸同間、洪楊起事、長江南北、罹於兵燹、官兵勢不能及遠、黔中苗匪、因之蠢動、都勻一府八屬多失陷、惟獨山以鄉團得力、歸然尙存、故四方避難者、雲集城中、附郭十里前後皆滿、余家舊住東鄉文墨村、距城可十里、先伯祖善齋公、以城防局紳兼辦東北兩鄉總團務、故余村避難者倍各鄉、先王父堯春公當未亂時、以開辦鑛務、起家近萬金、居距伯祖正屋一畝餘、手置田園百畝、建築房舍上下三十餘間、衣食稱豐足焉、己未庚申間、疫癘大作、流民死者、日必數人、先王父親爲棺殮、旣而死益甚、日數十人、或百人不等、棺無所取、折己屋壁代之、數日、壁盡、而死者終未已、計售田畝以繼之、家人或有言屋田且盡、公卽不自爲計、獨不爲子孫計乎、公笑曰、此正吾所以爲子孫計、非爾輩所知也、且若屋若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復何恨、卒辦理如常、次年疫平、賊亦漸退、家中落矣、時先大

夫猶避難在粵、未卜死生也、越二年而公卽世、先大夫歸自粵、先叔以十七齡始就學、二十三齡卽入泮、先兄亦以十三齡入泮、余及三四弟爲儀爲和相繼生、亦先後入泮、食餽選拔、授知縣、先王父皆不及見、嗚呼、毀家抒難、楚子文專美於前、然彼以令尹救國、職所當然、若夫赤手經營、齒積餘貲、盡罄以從井救人、當時無不笑其迂者、而先王父乃任之不疑、爲之不倦、余等今日能自餬口四方、皆先王父澤矣、謹薰沐而爲之記、

忠烈合傳

堂伯秉鐸公、先伯祖善齋公次子也、少遊庠、食餽、學有根抵、而器宇尤超越常人、見者無不目爲大器、公亦自命不凡、當咸同間、盜賊蜂起、黔中苗勢尤猖獗、公慷慨悲憤、時以平亂爲己任、適賊首羅天明破都勻、何二強盜踞貴定龍里、由獨山進省、路爲之梗、而獨山亦危在旦夕、公乃請於善齋公前、願由便道晉省、見大憲、請救兵、時善齋公方以城防總團務、爲言於州牧、許之、帶勁卒四名、乘夜出城、潰圍由西南鄉、迂道越定番青崖抵省、終無恙、次日、見大府、以請救書陳上、大府驚問其來、大奇之、許發兵、而以公充鄉導、先鋒、帶一哨先行、仍由便道進發、殊賊於公進省後、已探知公必仍由此路返、暗伏待公、而公未之知也、遂殲焉、公竟盡節於定番界、官兵聞之不敢進、同行惟一卒逃免、至城報告、公卒

年不滿三十、公配黃孺人、時居文墨村未知也、家中有自城歸者、言其事、黃微聞、急詢底蘊、當即哭不止、欲閉戶自縊、家人防之嚴、不果、至夜、哭聲益哀、呼家人至、囑以後事、家人集而黃色已變、急詢之、不知何時已服阿芙蓉膏、口吐涎沫、面赤身紫、不可救矣、遂殯焉、善齋公以公係已親子、避嫌不爲請卹、卹亦不及、公有男一、女一、俱幼、男名爲楷、後以歲貢授修文縣訓導、女長適李、名世燿、邑廩生、孫枝繁盛、現近二十丁口云、

論曰、人誰無死、死於逸樂、死於荒淫、人爭唾之、世爭笑之、天亦厭之、用殄厥世、罪及後人、夫惟忠義、不朽之徵、人卽不賞、天實祐之、以一書生、而欲救全城生靈、不濟乃以死繼、當其乘夜突圍、陳書上官、雖南將軍之勇、何以異是、得請不幸、遇伏身亡、厥配繼志、不肯苟全、夫忠婦節、驚風雨而泣鬼神矣、天所篤厚、後嗣繁昌、又偶然哉、爲之子孫者、其思所以述祖德而永前勛歟、

先大夫行述

公諱襄鏞、字配笙、少卽穎異、年十三、入縣庠、學使黃公統特加賞識、稱爲奇才、時黔苗猶未變也、次年而下江匪沈大六倡亂、高九王繼之、下游州縣多失陷者、先王父率家人遷亂南丹之犬平、遂居焉、俄而賊擾犬平、家人遂爲賊衝散、公隻身逃至東蘭州、距城十餘

里遇劫賊、復盡將衣服行李去、時值初冬、身餘一鶉結衫、寒甚、急覓店居、店主見狀不允、公曰、我被賊劫者、非匪人、乞紙筆、將入報案、店主首肯、取紙筆就食席揮、片刻立就、店主在側、色甚喜、曰、先生殆宦場者、胡筆墨如此飛舞、乃入內攜衣履出、曰、願以相贈、見州太爺、必有好相識、公却之再、不果、且命店夥伴公入城、進狀訟、公遂留城候案、州牧爲貴陽鄭公履端、以名進士宰東蘭、稱循良焉、惜大亂已成、兵糧俱盡、於治賊則未遑也、閱公狀、卽飭役請公、一見如故、並稱公才、留辦文牘、一面飭捕緝盜、公遂留東蘭、未半載而大股賊至、東蘭無城可守、陷焉、公避難至梧州、有候補道袁公者、充桂省營務處勦辦、留公在營充司書、更名去稟字、而以鏞字行、已而擢升委員、隨案保縣丞銜、後又移營粵東、留粵者七載、荐保至同知銜、以亂故、不能赴引、公亦不願就實職也、初、賊衝散時、先王父雖無恙、而家中惟一叔尙幼、先兄則生甫數月、先王父先王母先慈、攜抱兩幼子、覓曲徑、踰山越嶺、近半月始達文墨村、屋如懸磬矣、先王父獨力支持、而精神日益憊、先王母率先慈、日自課耕、夜自紡績、以坐食、凡八年、絕不知公之音信、或有以公死報者、欲奪先慈志、先慈命先兄素服泣奠如儀、而耕績如故、不稍變志、先王父竟以績勞病故、先叔及先兄以貧不能讀、先叔十餘歲、已學小貿易、自食其力矣、俄而公自粵歸、時大亂初平、城門盤查

嚴公居粵久、口音稍變、又由粵帶有護兵、門者阻焉、公曰、我胡某也、伯父善齋、總辦城防、局可請來驗、門者果請先伯祖至、一見驚爲復生、喜極不自知淚涔涔下、乃相與入城、專人報知文墨村、次日公始回村、先伯祖賦詩一章相送、中有半尺孩童班似筭、七年少婦節如松之句、蓋紀實也、先是公在粵、一夜忽夢先王父至、呼公名、驚醒而大哭、卽日辭差歸、總辦留之不得、派勇四名護送到獨比至家、而先王父已卽世、骨肉精神相感召、人咸以爲孝思所至云、公旣歸、恨父沒之不見、傷弟長之廢學、子亦當讀書之年、家徒四壁、宦囊無餘、乃絕意仕進、還我初服、奉王母甘旨、而課弟子誦讀、次年授徒於土埧李氏、距家里餘、攜先叔先兄往焉、又次年移入城、住宗祠內、設館教讀、來學者漸衆、叔兄旣長、知自勉、性復敏、公督素嚴、業遂大進、越三年、先兄十四歲、以經學入邑庠、再二年、先叔年二十二歲、亦以童試冠軍入泮、桑梓咸羨、而公門牆至不能容矣、壬申癸酉乙亥、一弟兄三人、生、公益慰、時有勸公應試者、公曰、功名有定、吾無志於此久矣、歲癸酉、考試拔萃、或強公去、公勉入場、經古歲科皆高列、拔萃二場、竟病不畢試、學使重公、仍取陪拔、公笑曰、吾早知之、無已、其在兒孫輩乎、光緒甲申、以歲貢終老不仕、公之學重實踐、凡一言一笑、皆不苟、對人未嘗出惡聲、宗族鄉黨、有爭鬥至不可解、得公一言盡冰釋、來學者、初苦督責嚴、

既無不自快其學之進，上課時，雖祁寒盛暑不輟，春夏之交，下午課畢，輒命諸生羅階砌坐，隨意述前言往行，或畢生經歷事，皆大歡喜，而進境豁然於不覺，作文不許襲前人舊套，故受公教者，其筆皆戛戛獨造，閱者一見而知其爲胡氏門人也，每學使按臨，公門下必居半，故凡獨庠序中有聲者，多係一世交，公勵品尤篤，居家教讀近三十年，身未嘗一至州宰署，族中先伯祖善齋公，先堂伯叔見三公奉之公，皆相繼辦城防局、總團務，公初不過問，俗例每州官新到任，紳士謁喜，新官請客，公未嘗與，新官有請，公亦未嘗去，適有州宰徐公名行者，甲榜也，聞公名必欲見，而又無法以得，乃特以月課拔公第一，牌示前五名進署覆試，備酒席焉，公至，徐公曰：「今而後，胡某到我署矣。」公唯唯，徐又曰：「你我筆墨之交，以後可常常來往。」公又唯唯，既而卒不至，徐公親拜於家，公亦不謝，其節操不苟如此，公晚年益達觀，嘗曰：「世之日逐逐於利，積銀錢以遺子孫者，非以福子孫，乃以禍子孫，吾半生教讀，非不能齒積盈餘，但使得不肖子孫轉貽我以惡名，臨終之前一歲，所置擺九莊，田谷數十石，皆賣去，以其數添修書房五間，四面皆窗，公曰：「使此屋通明四徹，可以讀書，吾子孫苟能讀書，即可享有，否則賣亦無人出錢買此無用屋也。」建築畢而公終，時光緒丁亥，一以五月應學使浙杭楊雪漁先生榜，入邑庠，公逝在八月十九日，年五十四。

先兄爲翰、體弱多病、次年四月、亦無祿、一及儀和並兄子祖同等四人、榮榮幼穉、敬念公平日之誨、不敢改業、力貧勉學、懼不克繼公志、戊戌爲和以拔貢知縣分浙江、屢保知府、加三品銜、以覃恩誥贈公資政大夫、爲一時在訓導任內、因詳紀公行述、作庭訓焉、

周啓方傳

君字振堂、榕江縣之寨篙人、雄於財、而儉樸若不足、衣服飲食淡如也、學有根抵、有聲庠序、尤精歧黃、遇無力就醫者、無不親爲送疹施藥、病者往往隨手而愈、喜誘掖後進、士之識一文一詩者、咸多方獎勵、歸於有成、光緒甲辰、選餘慶縣教諭、先余一年到任、教職本冷官、君復隻身徒步、半肩行李、自奉甚薄、而於縣中門生紳首、則霽然可親、故合縣人士咸樂迎之、爭延之上座、幾至月不在署一餐、其得士心如此、乙巳、余以仲秋到任、與君同署、一見如故、小兒輩因隨讀到餘、君視如己子、凡余所不暇講授者、君輒代爲口講指畫、兒輩以此咸愛之、若伯叔焉、縣令廖紫暉君、開辦該縣兩等小學校、移請君督理建築、君日與工人伍、風雨未嘗間、越兩月、校舍落成、君充校長、黔中風氣遲開、餘慶距省三百餘里、士民猶錮蔽、稱學校爲洋學堂、上課曰讀洋書、不令子弟入學、君請於縣、出示曉諭、外自沿門解說、日無暇晷、民間子弟、以此入校至百人、其熱心學務又如此、戊申、余以裁缺

同省、君猶在、餘、君世兄留省陸軍小學、尙時通音問、既余以謁選入都、彼此音問遂絕、壬子春、余由京回、至黃平、晤餘慶湯生祖燦、談甚歡、詢及君、云於辛亥秋回籍、乘小舟、河伯爲崇殞焉、時年四十九、君長世兄名培植、字伯延、湖南常德府水利同知、誥贈君中憲大夫、其在陸軍學校者爲三世兄、名培植、字叔宜、余皆及面交、論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善不獲報、理何可解、孔子不答南宮适、蓋難言也、何有於周君、雖然、周君年未五十、而喆嗣已握銅符、當一面、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君子固不拘拘於及身之富貴福壽歟、

義馬贊

先王父堯春公居文墨村時、曾畜一馬、長鬚修尾、家中長幼撫摩之、性極馴、外人偶御之、則奔騰蹶蹶、不能片刻容、以故公特愛之、畜養異羣畜、芻豆皆身親給、凡入城下鄉、無不以相從、公固豪於酒、飲必數斗、或數石、未嘗醉、卽醉不至極、亦不及亂、一日、公以收租事至擺九場、距家近二十里、適故親文姓、邀至其家飲、座中多健於酒者、公飲遂極醉、而出門時尙了了、主人不甚注意、遂坐騎而歸、公身懷收租銀五十餘兩、纍纍纏腰際、日已西落、夜色漫漫、尙未抵舍、馬上遇風、酒氣大發、不省人事、遂墜馬臥路側荆蒿中、朦朦睡去、

而家中未之知也、方倚門望、至夜不歸、以爲公宿於擺九矣、舉家將就寢、勿聞馬蹄聲、俄而馬嘶聲、擊門聲、搖鈴聲皆作、僉謂公歸、急啓門燭之、馬來而公杳然、急呼家人起、引馬歸廬、提燈尋公、方引馬而馬咆哮不肯回廬、鞭之、咆哮益急、或曰、縱之、而隨之去、此馬迨至公處乎、從之、馬遂出門去、家人提燈尾之、約七八里許、一溪溝側、亂草蓬蓬處、馬遂止、急尋之、公尙臥其中、而酒氣未散也、乃扶公起、復衛之上、馬抵家云、是役也、公以懷寶之身、復爲酒困、設無此馬、公既不自知何在、家中亦不知公何在、路側終夜、宵小乘之、公亦危矣、惟此馬思平日參養之恩、作慷慨報德之舉、昏夜隻身、往反而人不敢犯、卒使家人得以尋公、人財兩無所損、雖忠臣義士、何以加焉、

贊曰、馬耶、爾能救主耶、畜類無知、爾乃忠義兩盡、驥不稱力、爲余家瑞、

辛亥旅行記

辛亥六月、余以謁選入都、因小兒留學武昌陸軍第三中學、思欲一見、暫住漢口旅邸、次日過江到該校、兩小兒已於暑假期中、赴浙江太平縣乃叔克之署矣、小兒同學羅君伯衡、周君谷臣、樊君擇之、朱君介眉等、移住城內三元賓館內、遂留鄂六日、時革命風潮已熾、而大府之防範亦甚嚴、初不經意也、遂乘車北上、於六月中旬抵都、寓宣武門內、闢才

胡同二條舊交民政部員外張鍾伯君宅同寓者有法部主政周君閣書甚相得周君吾黔積學士少擢甲科授主政官京師廿餘年手未嘗一日釋卷凡經史子籍中西著述無不淹貫而於古今世局時代變遷尤洞悉無遺每一談及目前政治未嘗不慷慨悲歌泣數行下以爲不可救藥也余時以部辦須時應友人約代授京師第一初級師範學堂國文經學課每值課畢得與君縱談十一部尙書旗籍居其九洵濤兩貝子府第尙未竣工攝政王府方大興土木不恤民力不顧國家名爲預備立憲而實勢力之擴張驕奢之愈甚相與唏噓余因條陳八事曰恤民困罷土木抑親貴起用被黜諸賢如今大總統嚴範梁卓如趙炳霖江春霖等清吏治禁泰侈諸端由都察院代奏留中不發稿因南下後散佚無存不復全憶未幾武昌果事起不旬日間各省相繼獨立南北議和清社遂屋矣初武昌以八月十九起事廿日電至都彼時不過一隅有事各省尙皆安謐也而都中市面恐慌萬狀二十四五等日銀號停兌錢莊倒閉人情洶洶若大敵將至識者已料其不祥至二十六廢大臣親率師出而一種滿漢相殺之說又互相轉告九月中南人官京者紛紛南下京津火車津滬輪船皆有人滿之患京城內外之避難者時出時入或由內城搬外城曰恐滿人之在內將殲漢人也或由外城搬內城曰恐漢人在外將殲滿人也如茶如火之帝都

幾類路斷人稀之世界、余時猶每日攜課本到校中、諸生有來問訊者、多以無事應云、延至九月二十三等日、清帝起用今大總統之諭已頒、而今大總統尙未到京、各省獨立之音信日益多、余猶至校、諸生之不假私歸者、十已去七八、二十七八等日、諸生到堂者、每級不過四五人、監督教務長皆已走天津、余始以十月初一日、束裝南返、至天津、閱報紙、有言貴州已反正、苗匪生事、黃平等州陷、自念余弟在浙、姪在京、兩兒在鄂、皆不知死生存亡、黔中家眷、又悉婦孺柔弱、苟如報紙所言、必至無家可歸、如坐針氈、恨不身生兩翅、飛至黔中、一覩真相、杜詩云、初聞涕淚滿衣裳、此時此景、幾欲倍之、乃以初六日、放洋至滬、輪行遇風、顛簸異常、滿船人無一不嘔吐、十三日抵滬、始知今大總統已抵京、就內閣總理職、京中人心稍靜矣、到滬之次日、適黔人宦各省者、皆集於此、開會共商回籍辦法、余亦與焉、得遇次兒祿同、由鄂至滬、父子不相見者二年餘、悲喜交集、詢大兒福同、則已由湘返黔、當此道路荊棘、能否達黔、又生一憂焉、繼探湖南辰沅一帶、水路不通、羈滬月餘、姪祖同由京到、弟克之家眷由太平到、均悉在外丁口、雖小危險、尙無損失、心始稍慰、而黔中眷口如何、又無日忘之、陰歷十二月十七日、計偕余姪生同年家眷、並祖同姪媳男女輩、結伴冒險、買舟至漢、以廿日抵漢埠、時戰爭已息、而人煙灰燼、市面蕭條、僅各

租界稍有人居、昔日歌臺舞榭、祇存敗瓦頽垣、誰帝誰王、無代無之、苦我民耳、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次日擬渡江至武昌、一觀改革實況、棧夥云、城中稽查極嚴、須每人各有護照始能入、否則必受危險、同伴人多、護照不敷、因而不果、小住一日、搭輪赴湘、二十五日抵長沙、市尚安靜、人民習慣、仍度舊歲、桃符爆竹、恍似太平、詩云、每逢佳節倍思親、況當流離顛沛之時、尤覺百感交集、難以自遣、思急買舟、苦無其便、又聞辰州以上之銅灣、魚水灣、往往劫掠民船、上下客船、皆爲裹足、衆咸懷懼、面面相覷而已、居三日、始於江岸見一大舟、上懸大旗、係赴新任鎮筵鎮游府、詢之舟子、稱爲田君宗恕、字心齋、將攜眷赴任、祇包船之三艙、帶有衛兵四名、軍火皆備、此船共六艙、尙餘其半、待搭客、故未成行、余等乃大喜、遂商同崧生等、合包餘之三艙、至辰谿縣、以田君有兵、不畏賊劫故也、旋於二十八日成行、至青蛙口度歲、田君其人雖武職、而平和老成、無粗莽氣、同行二十餘日、始達辰谿、田君於此撥小舟赴鎮筵、余等與舟子另議價、至貴州鎮遠縣、時已陰歷正月二十五矣、一路探銅灣以上、數日前上水船、曾有二隻被劫、一係唐某家眷、一係某某搭客、衆咸憂之、余曰、此有定也、余等皆千辛萬苦、赤手空拳、所餘行李、不值百金、劫賊果來、聽其取去可耳、諸君何必多憂爲、衆始稍釋、而舟子亦安然搖櫓、日必行數十里、或百里焉、大

凡刼賊之來、以金錢爲目的、當舟未行時、某舟有金、某舟無金、某舟有錢、某舟無錢、彼早已偵探確實、俗所謂釣綫是也、余等此次逃難、衣箱重要、皆未攜來、賊等早已聞而見之、故雖歷險阻、如履坦途耳、然亦幸矣、二月初二日、至洪江、聞洪江以上、賊風尤熾、時舟行已月餘、於大局全不知、如在桃源古津中、不復知有晉魏、值洪江知事爲安順黃君志澄、同鄉也、留住一日、始得悉貴州二次反正、滇軍到省、都督係唐姓、相擬爲鄉先達唐鄂生中丞之後、猶未知爲滇人也、思家之心更急、商之黃君、借保安隊兵四名、獲送到鎮遠、黃君允諾、於初五日、由洪江進發、春初水小、上水最難、以四百餘里路程、延至廿餘日始到、蓋其間水涸灘多、其難行者一、途多伏莽、非遇場市、不敢輕泊、其難行者二、有此二因、故遲如是、以二月二十日始抵鎮遠、小住二日、得數肩輿進省、經黃平縣城內、則已火其半、初反正時、苗民謀變之所焚也、據黃父老言、去冬苗民聚衆數千、來刼縣城、又有會匪從中誘之、遂入城大掠、而火焚上街、斯役全賴一解姓隊官、會同城鄉團勇、復驅之出城、而閤城損失、已不可計數、次日、宿清平縣、又次日、宿黃絲驛、皆有凋零氣象、因秩序未大定、故抵貴陽、已二月二十八日、總計此次由京到黔、一百二十餘日、在平時往返、可以三次、而其間驚恐危險、何啻萬狀、語曰、甯作太平犬、不作離亂人、非虛語也、所可幸者、家中長

幼男婦兒女、尙皆無恙、至交親友、爭來問訊、猶覺喜出望外云、

亦樂亭記 甲寅三月

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爲民上者、與民同樂、故能樂也、古滇孫太守竹孫、守勻之三年、百廢俱舉、政通民和、以其暇日、闢廨後荒園爲園、莖草萊、鋤荆棘、因山爲砌、集土成階、樹有桃李桑杏、花有蘭蕙菊梅、四時交茂、紅綠成趣、內藏小亭、園中集宴處也、園名聽園、太守自命、以爲公餘休憩之所、蓋七日來復、凡官紳士庶、俱休業一日、太守得以徜徉其中、與士紳共相晏集、訟庭花落、廷尉雀羅、四境之內、其鼓腹擊壤、以自樂其樂、亦樂太守之樂者又何如也、爲一時長十縣中學校、園成、太守命名其亭、因名之曰亦樂、從民志也、昔范文正公後天下之樂而樂、太守行將擴治勻之樂、以樂天下矣、是爲記、

龍潭泛月賦 并引

合江上流、直注都勻城外、其下流達楚之洪江、匯洞庭、與長江合、水勢浩瀾、雖有灘石、而艤舟不時至、留心交通者、所宜注意也、距城二里許、波皺深瀾、江面較闊、深可數十丈、相傳爲龍窟、久旱祈龍、卽得甘澍、故以龍潭名、潭之東、突矗高起者、文筆塔也、勻先輩所以培風水、雖近迷信、而潭上得此、尤壯觀焉、

歲在癸丑、莫春之初、宿雨再霽、新月上鉤、小船羣集、太守孫君竹孫、命舟子聯合數艘、去篷搖櫓、乘月招客、飲於龍潭之上、於是馮夷鼓棹、兔魄隨橈、江楓襯碧、漁火映紅、樹倒影而珊瑚生、雲走風而蛟珠起、爾乃杯邀睡鷺、殺飽銀蟾、天籟羣發、獻酬交錯、蛙鼓助我以清興、龍宮驚覺而夢醒、宿鳥不時以噪林、層蠻隱約而相送、射覆未已、高談轉清、渺乎咫尺之容膝、儼然據長江上流之勝、吾想夫長江以南、大江以北、革命風潮、血流成河、頭顱擲雨、造此民國、共和政體、惜我人民程度不及、狂瀾難挽、吾憂未已、一醉何時始醒、日下有如逝水、客有筦爾而笑曰、君得無杞人憂天乎、夫世大變則大才生、小變則小才出、彼救世自有人而自有時、今夕何夕、漏舟無勞過補也、不觀夫宿霧欲流、月鉤初洗、潭深千尺、龍蟄未起、同儕告予以酒熟、舟子贈我以河鯉、潭何時而不清、月何夜而不明、樂吾之真樂、而奚計乎大局之勞人、余曰、唯唯否否、人之一身、以無病而強、五官百體有不仁、則終難安其身、子知目前之可樂、獨不計同胞尙有四萬萬人、邇聞長江風雲緊急、中流無砥柱、則內訌起而外患興、吾儕國民分子、宜如何關交通之港、乘風雲以求建白、楫擊祖生、浪破宗慤、而謂可飽領湖山、安棲林邑耶、太守鼓掌、合座粲然、舉酒盈樽、重浮太白、醉月而歸、不知船之至泊、

亡室黃宜人紀略

亡室黃宜人、清武庠光先公之次女也、素知禮、性賢孝、耐勤儉、能有容、光先公本富家、宜人獨無恃富氣、十三歲卽許字余家、以先大夫曾就教讀館於黃府故、先大夫卽世、宜人年十六、聞訃、卽流涕曰、吾爲若家媳、以阿翁也、今阿翁終、吾無見阿翁日、獨可不奔阿翁喪、乃披麻易服、求其胞伯耀亭公爲介、至余家奔喪、枕苫塊者凡四日、視先大夫窆、畢、仍返黃府、時余先慈劉太夫人、先嫂梁孺人、已辭世、或有以內主無人、旣奔喪卽不必返爲言者、宜人曰、若安出此言、吾之來奔父喪、守禮也、未親迎而卽留、與在讀禮而成婚、非禮也、以禮來而以非禮終、禽獸之行、吾不爲也、遂僱輿返、凡三年、遵制除服、始行結婚禮、而歸余家、時年十九、次年、生長女殤、又次年、長男福同生、逾二年、次男祿同生、以次生三男、禮同、四男禕同、女成妹、五男祺同、蓋宜人至余家二十五年、凡生十胎、而長成者五子一女、可不謂有功於吾家哉、宜人最耐苦、初至余家時、家無升斗儲、兩弟一姪皆幼弱、賴教讀餬口、以先大夫舊門第、來學者常二三十人、宿食館中者常十餘人、執爨皆宜人親手、未嘗有難色、待弟姪衣服澣濯、足履縫紉、無怨容、獨主中饋者凡三年、而三弟子敬受室、又一年、四弟克之受室、始稍分勞、而宜人子女又成行矣、余每勸其節勞、宜人曰、旣爲

室家內助吾職、何勞之可言、戊戌、四弟以知縣分浙、己亥、弟媳隨宦、三弟下鄉教讀、弟媳亦隨去、家中相助者、惟一姪媳、其操持較昔尤苦、辛丑、余至浙、留京肄業者三年、家事宜人一身任之、乙巳、余以教職歸、率諸子隨任至餘慶就讀、學署本清寒、擬僱一廚役、宜人不可、曰、若年進款若干、吾尙能自食其力、畜一小婢、攜諸小兒遊、析炊、吾自任也、到餘之二年、長次兒入省陸軍小學校、三四兒余自課之、宜人又添二女、一存一殤、存卽成妹也、戊申、余裁缺回省、宜人以諸兒留省故、偕至省、五男生、而宜人體由是傷矣、常苦頸頸有風疾、肋絡疼痛、余曰、此血虛也、服藥頗效、而操井臼益勞、己酉冬、兩兒畢業陸軍小學、爲長男娶媳、十日而升送南洋中學、余奉委獨山兩等小學堂長、兼州視學、宜人偕余歸、辛亥六月、余以實授興義教職、入都改選知縣、八月而武昌起義、黔中公口發生、秩序大亂、外縣尤受影響、宜人憂夫與子在外之存亡、又受家鄉之荆棘、寢食俱廢者近百日、十一月、福同歸自鄂、始稍慰、壬子春、余亦由京歸、益慰、本年體較前尤胖、方以爲子女皆漸長成、可收桑榆晚景矣、余以大局漸平、擬北上、爲十縣學界挽留長中學、宜人曰、男兒志在四方、中年正作事時、半生教讀、豈未飽耶、乘時奮萬里志可也、家事我自理之、余乃決計辭校長職、以陰歷四月首途、臨行時、宜人猶殷殷送至門外也、余到京、又至津、甫半載耳、

家中三四兒時來函言家事最詳、未言宜人病也、陰歷九月初一日、突電來稱宜人於八月二十七日故、嗚呼、其夢耶、其真耶、其久病而不使余知耶、其無疾而終耶、以興家立業之人、而不永於世、以多男多福之人、而不獲多壽、其天爲之耶、抑人力不克救耶、嗚呼、余與長次男、以浮名浮利之求、萬里奔走、在宜人側者、惟一媳三幼兒、一幼女、一幼孫耳、宜人其能瞑目耶、宜人有撫余弟姪之功、弟姪今出仕、而宜人未獲食其報、宜人有助余糟糠不厭之苦、余功名未遂、而宜人遽爾獨歸、宜人有誕育五男一女之勞、長男方畢業軍官學校、次男繼入軍官學校、三四男皆已入中學校、五男一女僅及學齡、而宜人乃忍棄之不顧、四十四歲、僅歷中年、奔波半生、未安一夕、孰主宰是、能不悲哉、余念宜人之德、傷宜人之命、故特爲之紀其節概、俾諸子知母氏劬勞、而思所以自勉、以慰母心於地下焉、知我者、其謂我心憂乎、

戊申東遊留別 七律四章并序

僕以己巳、權餘泥學篆、偕官紳組織學堂、於今三年、高初兩等、以次就緒、旋蒙

學兩憲、給咨東遊、考察法政、自問謫陋、學界政界、門徑未窺、惟當斯過渡時代、不敢自誤、今將首途、計與同事諸君、及閩縣紳民、有不能遽忘者、因念詩歌一門、學科

不廢情之所至、聊拈俚句、用以誌別、並望學界諸君、合力維持、廣開風氣、工拙不計也、鹿塵

險壇 郢政

湖海歸來已倦遊、謬膺絳席又勾留、他山石錯皆成玉、餘慶學堂以他山書院改修、剛水源長再放舟、僕由京回籍未一年來任斯缺、門徑自慚新學界、熱心應共急潮流、三年組織勞推戴、拭目文明賽六洲、

紛更時政議維新、破壞完全實在人、彼得與俄由己責、伊藤強日係身親、神州共仰全球甲、帝國何時積弱申、公益最先宏教育、維持宜亟勗同仁、

紀念碑高發起賢、學堂由前縣令廖君紫暉創辦邑人立碑頌德、濫竽我愧列同緣、廖君移僕勤辦裘由集腋經營苦、

經費由紳富捐集、匠得翹材踴躍前、學堂落成後會計紳湯曾二君先後出山、應笑楚人爲晉用、莫教桑梓著鞭先、

舍弟辛丑署浙平陽創辦該縣學堂僕在除、滄桑不盡興衰感、熱血頻添幾許年、

亦然而敵籍竟以苗教失和至今尚無影響、地方官少有至者僕以廖君移請赴鄉會婦孺爭來識老師、同各紳籌辦學堂所至之處老幼婦孺爭來識面皆云此老師何以、

不余生命竭苦奔馳、卑官那禁榛苓歎、卅歲猶勝萍梗移、建樹久懷投筆志、瀛洲幸遂

壯年思、東鄰惠我留公德、時局艱危尙共支、

答都勻高等小學祝詞

爲國民預備、程度知識最宜廣、教育時代謀普及、等級貴擴張、莘莘學子集勻陽、兩等勞先創、中學開、葫蘆依樣、詎等破天荒、

開黔學、尹道真、籍隸牂牁郡、莫子偲、合江考、吾勻實鍾靈、舊名區、新講學、同儕亦何幸、好努力、中西實、學可邁前型、

吾道久在南、南臯學舍、鶴樓講壇、邵亭詩集、淮海易談、盛概不單、明清時代相輝映、不忘衣鉢、民國鼎成、三

初種文明胎、深賴諸君、學童成材、由此升學、奮身舞台、得所取裁、中學收斂、詎圖快、僉曰小學培養有從來、

縣署改講堂、衆志開張、太守才長、八屬盛舉、志士贊襄、學區價漲、豪走譚陋、漸入望、願自此後賢哲共扶匡、

民國兩經秋、改良教育、詎等優游、中學萌芽、雖已葺修、進行方針、所賴不時同研究、龍山劍水、價值重全球、

賀都勻高等小學校開運動場祝詞七言絕二首

秋色凌空氣勢高、南來吾道湧流潮、杏壇枝古頻經露、不詠春風也自豪、
當年七十二賢豪、親炙春風勝我曹、不信二千年後事、競爭秋色擁比皋、
世事紛紛湧急潮、吾曹擔負莫輕撓、養成美富精神好、體育完全孰與儔、

都勻中學校慶祝正式大總統受職歌

好民國、好民國、鐵血成功重建設、咸稱黃族有偉人、不獨美法重華麥、手段素高震中外、
不信中外幾成敗、亞洲從此駕歐洲、五色旗翻新世界、專制酷烈幾何年、金甌無缺圓、
缺爲功由締造、功高又何言、又何言、國有主、寄語瓜分垂涎人、共和國國家誰敢侮、

代都勻縣署擬慶祝聯

滌中華專制淫威、建設共和、合謀統一、鐵血已成過渡、金甌喜見重新、四百兆民命主人、
應足使全球風動、

經各國友邦承認、超德意志、伍美利堅、亞洲本不乏才、黃族爲之吐氣、千萬里河山錦繡、
好爭看五色旗飄、

龍潭泛月七律一章

龍山勻城西門外有龍山最高爲羣山冠遊罷泛龍潭、仁知雙、收興倍酣、野艇烟橫新月上、鮎魚味美醴泉

甘、風流赤壁羸蘇大、江漢陰棠紀召南、綠蠹頻添幽賞愜、一鈎猶掛碧波涵、
懸蒲太守道康民、沂詠追隨際莫春、新月出林含睇遠、野烟籠水巨鱗馴、爭來鷓鴣傷時
局、戲覓魚龍到古津、風浪不興撓棹穩、神州誰與共扶輪、

甲寅元旦都勻縣令孫竹孫君招飲署內設令以詩佐酒卽席拈七律

一章

去年今日曾流寓、壬子充都勻稅契委員今日今年又一春、柏葉爲銘翻舊曆、椒花釀酒
醉芳辰、君留書畫傳衣鉢、君令先祖雅公以書我愧英雄暫隱淪、黔中黨見競爭余素
政教改良咸有責、諸公何以作新民、畫名家君獨得其神似

辨
虛
文
集
卷
下

82

47-231